

《V與身體》以及《散靈堂傳奇》。李喬起初僅有《咒之環》的構想。他鎖定台灣三段「穢史」與近期政治運動——分別是1792年大甲割地換水傷人事件、1820年埔里屠殺原住民慘案、1860年西螺三姓大械鬥，以及2006年的紅衫軍運動，透過主角林海山（中國移民者與台灣平埔族的下一代）所使用「直觀術」的雙眼，成為歷史關鍵時刻的在場者，呈現台灣歷史的創傷與受詛咒的輪迴。

《咒之環》完成後，李喬繼續創作《V與身體》及《散靈堂傳奇》，構成完整的三部曲。其中《V與身體》更獲得2013台灣文學金典獎（圖書類長篇小說），評審意見指出，這部小說「以身體的零碎、崩解，分裂成器官擬人化的多聲部劇場，呼應台灣的歷史意識，透過『自我』的探問爆炸，反思台灣如何通過所謂現代性的規訓與懲罰，瘋癲與文明」，擔任評審之一的陳昌明教授也讚揚這部小說「開創台灣文學史新境界」。

李喬80歲，寫作生涯逾五十年，不斷挑戰、超越自我，專心著述。台灣的作家創作力旺盛，一筆在手，思索台灣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不知老之將至。

林蔚昀



圖6 林蔚昀
攝影／谷柏威

台波文學雙向通行

19世紀以降，「翻譯」曾在東亞文學的現代化進程中，扮演無比重要的角色。在21世紀，翻譯也持續讓不同地域國家、不同語言、文化的作家與作品之間，擁有了相互理解、相互刺激乃至於繼續探索這個世界之廣闊與深邃的可能性。翻譯並不只是語言符號轉換的技術性工作，它更必須仰賴譯者的文學視野、學養，與文字的感受性。

2013年，定居波蘭8年的台灣詩人林蔚昀，獲波蘭文化部頒發之「波蘭文化貢獻獎」，為第一位獲得此項榮譽的台灣人。她是一位詩人作家，以中文、英文及波蘭文創作詩、散文及小說，著有《平平詩集》（2011）；其獲獎原因，係其自2007年起即致力於透過翻譯，在台灣推動波蘭文學及文化。林翻譯過的重要作品，包括薩普科夫斯基（Andrzej Sapkowski）的《獵魔士：最後的願望》、《獵魔士：命運之劍》，舒茲（Bruno Schulz）的《鱷魚街》，諾貝爾獎得主辛波絲卡（Wisława Szymborska）、以及魯熱維奇（Tadeusz Różewicz）的詩選。除此之外，林蔚昀亦將台灣作家的作品介紹至波蘭，如吳明益的《複眼人》即經改編於波

蘭的劇場上演。透過林蔚昀的詩心及翻譯之筆，台灣與波蘭的文學，得以雙向通行。

對林蔚昀而言，「翻譯」是什麼呢？她曾在《走路的藝術：魯熱維奇詩選1945-2008》的譯者後記寫道，「我一直這麼相信，翻譯的目的，並不是百分之百讓讀者感受到原作的意境或語言。翻譯就是翻譯，永遠不可能是原作，也不應該被當作原作來看待、審查」。因此，除了「信達雅」，林蔚昀認為翻譯應該還有其他任務，「讓讀者看到世界的開闊、語言的可能、他人和我們的異同。不管是翻譯誰的作品，我都希望讓讀者看到、經歷到我閱讀原作時所看到、經歷到的」。



圖7 陳列

靜靜地陳列

陳列的散文作品沉穩內斂，量少而質精。2013年秋天，印刻出版社重編並以出版他的散文集，包括以台灣鄉鎮弱勢小人物為觀察重心、寫作十年方集結出版的第一本書《地上歲月》；受玉山國家公園之邀在山上研究1年、被視為自然書寫經典的《永遠的山》；集結1983-2007年間專欄文章的

《人間·印象》，以及最新完成的《躊躇之歌》。4冊精裝成套，是陳列創作迄今的結晶。

《躊躇之歌》以10年的時間構思，6年時間寫作。其之所以「躊躇」、緩慢，陳列說，「寫什麼、不寫什麼的拿捏，花了我最多時間」。整部《躊躇之歌》僅收錄5篇散文，然而這5篇散文，卻能合成一篇書寫30年歲月的「大散文」：〈歧路〉寫1972年在佛寺的文學生活以及被捕、審訊的經驗；〈藏身〉寫出獄後一年的日子；〈作夥〉、〈假面〉寫從政生活——參與黨部運作、投身地方選舉工作、擔任國大代表；〈浮雲〉則寫選戰之後回歸日常鄉野的沉澱以及省思。陳列是入世的。作為白色恐怖受難者，他把文學當作社會關懷與改革的一種方式、做時代的見證，更親身投入實際的政治活動。然而在歷經理想與現實的碰撞之後，他也能決心脫離紛雜的政治圈，甘於回歸平淡，在鄉間過起隱居般的生活，回到文學的家。陳列的回歸，自然是文學界值得期待的一件大事。

回歸文學的陳列，將30年的歲月，凝縮為5個章節，構成1冊散文新作；而這完成於不同階段的4冊散文集結成套，一齊出版，則記憶了他的文學生涯及政治人生。此刻，它們正靜靜地陳列於書店的架上，或某一書房的木頭櫃子裡，等待誰來翻閱。